

時轉好，我便想慶祝，想跟他吃飯看戲聽歌劇開研討會，而他卻跟我說他的朋友麥克最近從金門橋上跳下來。麥克是全世界最大的女男同性戀電影節的主管。^①

我從飛機上掉下來，渴望回到飛機上，原機折返，但你餓了，希望可以在這裡找一些食物，或者吃飽了後不想走，為了愛上漂亮的女子或其他各種樣的理由。很可能會乘下一班飛機回去。

一九九五年

注釋

^① Mark Finch，三藩市 Frameline 的展覽及電影節總監。

滴水不漏（後後記）

流血。一旦開始了就無法竭止。

《另起爐灶》是我的第一本書，收錄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在美國求學及工作期間，在香港及台灣各報刊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大概是也斯向青文書屋的羅志華施展他獨特的個人魅力加上威迫利誘，提出策劃青文出版的「文化視野叢書」系列，用他自己的文化評論集打頭陣，並向在美的我發傳真，囑我編一本文集。傳真已不在，我只記得上面有話：出一本書不容易。言下之意：警告你，好好弄。由於整個編校以至出版過程我都不在港，只能按着手上僅有的舊稿想象書的格局，想象它面對讀者的樣子。今天——二十四年後——第一次認真地讀着「青文編輯部」署名，書前的「總序」：「傳媒不負責任與暴戾的言詞之間，尤需更多人辯析思潮、提出新見。」老人家說話那樣子，面對九七前香港的暴戾，猶在目前。

我成長於七、八十年代香港，八八年及九十年代大部分

時間在紐約，九七後在倫敦住了一年（為更了解我的殖民構成），然後回港。《另起爐灶》中大部分稿是在美國或在旅途中寫的。用今天的話，就是「堅離地」。有種家書 feel。一個人，安靜，清醒，不徐不疾，向遠方的，想望中的，可能只是自己的過去，述說現在的自己，不斷在吸收新事物，新世界的那自己，跟八十年代中後期《裙拉褲甩》中那個整天在趕船趕車趕上班氣急敗壞擠出來的那位在小地方艱難求存的年輕人不太一樣。主要是因為《另起爐灶》的作者「不在」現場，不在香港的地面上，而是在空中與香港喊話，所以書中即使流露著絕望卻仍然對所謂「革命」，對「另起爐灶」表達希冀。這份「離地」，也許正是最「香港」之處，整天想象自己廁身國際，不斷以歐美或曰普世價值判斷自己身處的社會，對世界充滿好奇，同時也去脈絡與充滿自恨。

去脈絡。小時，打從有意識開始，就斷定，我跟父母，跟這一家人，一點關係都沒有。只是生命的隨機把我們丟到一塊，然後棄之荒野。我之為我，就是要先跟這些人決裂，才能存活。出走，離開，另起爐灶，是我整個童年以至少年最大或唯一的目標，支撐著我活下去，像現在的煲底之約。四十年來，當家人一一離去，死別瓦解所有的生離，我慢慢地，用很多的深呼吸，練就足夠的勇氣，學習天命，學習我之無法離開，學習了解與正視荒野，作為我們的永恆。

九十年代，我大概四分之一時間是在飛機上。大量的書

寫，也在飛機上。所以「後記」中不斷要從飛機上掉下來。後記以回來作結。之後的二十年，我確實是回來了，逐漸地，緩慢的，一點一滴的，重新認識這個地方，重新認識與此地相連的，國，也是認識自我與香港的開始。沒有捷徑。回歸是痛苦的。回家是苦，何況國。中國人最不痛苦的時候大概就是這天下還未（被迫）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時候。不過亦只是某些「中國人」而已。現代國家的人要不自己痛，要不把痛移置到別人頭上。生於現代，對於國家，我們別無選擇。（當然國家也每每恐嚇着，要我們的命。有的整天文攻武嚇，有的懂用懷柔，維修費比較低但難度比較高，需要世界秩序與歷史論述配合。）

二十多年下來，更多的歷史檔案解密，今天我們知道，麥理浩在出任港督履新之前，草擬了一份「香港候任總督指引」，1971年10月18日呈交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文件中重點提出：英國必須避免與當時「不友好」（冷戰對家）的中國談論香港問題，故此必須避免讓香港有任何步向代議政制或獨立的蛛絲馬跡，以免英國在香港的租約年期遞減（撈得一天是一天）。（另一只手，）英國將加強穩定港人信心（收買人心）的政策，以賺取將來與中國的談判籌碼。香港從70年代中期開始打造的所謂「黃金年代」，或「獅子山下」精神，包括港人的「自由」，是深化殖民大計藍圖的重要部分，孕育出一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只）用資本主義來管治的地方，以最大的資本流動及言論自由屏蔽階級差異的，國際大都會金融中心。一

個小到接近無的政府。最後二十年不敢也策略上不用國家來管治（反面教材是葡萄牙撤離澳門前的樣子）。肥彭九七前的突然民主重點不在民主，而在「突然」。中國對於「另起爐灶」的「千古罪人」反應正好成為英國光榮隱退、留得身後名，滴水不漏歷史企畫的一部份。九七後中國以為效法英人延續搾取這隻金雞的滴滴雞精，卻最終敵不過九七前獅子山下二十多年的鋪排。

這二十年，我一直思考，甚麼是自由。深度殖民的新自由主義社會，以最小的管治成本達到最大的經濟效益；政府帶頭炒地，鼓勵全民炒樓炒股；沒有吃好住好，沒有免於老弱貧困，免於被不斷旅遊消費搾取，作為現代國際金融標桿的，自由（反而引以為榮）。一國兩制，中國對港政策，延續了英治時期的各種，不自由。不過，以前籠子是透明的，比較現代；這可能是一個純粹的，美學問題。一個自以為超克了資本主義卻被它一直睥睨（所以只好妬恨並追趕它）的國，盤算永恆延續（加劇）一個最短視的經濟體（撈得一天是一天），漂亮的一級方程式賽車狂奔未來，有人連笑都來不及。香港，它的名字，它的亮麗，時時刻刻方方面面在提醒一個古老大國一百八十年前突然面對世界歷史時的無助，與屈辱。歷史，世界上沒比英國人更懂寫。中國，剛剛學懂了擺脫戰亂與飢荒，卻從未學懂書寫歷史。

香港的故事並不獨特，全球的殖民宗主離開後，殖民地

的種族、階級及文化矛盾（「分而治之」）逐步激化浮現；每一個殖民地都經歷內戰，尋求分裂；新加坡與馬來亞、印度與巴基斯坦、海地與多明尼加、非洲諸國。跟所有殖民地一樣，我們——香港人——只看到當下，只看見，我們自己，只看見我們自己中一百個自我之分裂之敵對。歷史無知；如果歷史有意志，歷史就是要永續無知。一道向前衝的狂流，你我不斷回望，痛惜滿地瓦礫，但歷史不知痛。

我五十歲生日那年，夢見我爸。我從沒認識他。

我自小習慣蹲在痰盂上讀小說。金庸大小仲馬之流，市政局流動圖書館特多。爸在英軍軍營當文員，早出晚歸。至他驚覺我的消閒對象，已然大勢已去。垃圾。他一手搶了我的書，丟在陽台上，或飛出窗外。作為華南名校廣州嶺南大學高材生兼富家子弟，他的學養與道德，他承襲的五四新青年傳統，他的民族情操報效黨國儒家心結、被迫下放蝸居於殖民地，仰老粗洋人鼻息的抑壓，在我們有限的相聚時光中，我無緣也無法碰觸。他四九年沒有選擇離開，以為從服務國民政府可以安然過渡至服務新世界。直至他看見甚麼是，新世界（你準備好了嗎）。

父親絕口不提歷史，猶如置身事外（堅離地）。他過世許多年以後，我才知道他父親，我爺爺，華南鋼鐵工業鉅頭，曾經參與珠江橋的建造。日本侵華，為了搶奪他家鋼廠，迫

他一家服承。爸住大學宿舍，倖免於難。小時候我的最大志願，是家中能有一件日本電器。因為不准用日貨，只能用德國德利風根電視機，因為貴，所以只能看黑白的，用久了變成紅白。德國貴族流落南方海島水土不服，每逢春夏就全身冒汗不斷眨眼，我們則看到頭暈。許多年以後，一看到黑白片就如回到舒適圈，研究也要挑老電影來做，大概從沒習慣屏幕上多餘的顏色。

許多年以後，我的日本女朋友打電話來，深夜把老爸吵醒。這通從日本打來的電話，成為往後幾年橫放在父與我之間，最大的一根刺。不是因為同性，是因為日本。不是好人，他只能這樣，不斷搖頭，不知是要提醒我謹慎交友，還是訓斥我也不是好人，物以類聚。漢奸。國仇家恨，已經再沒有表達的語言，因為國與家，對於他，都不在。許多年以後，我嘗試了解中國。爸在時，我從未認識他。他的三民主義，他血肉中的屈辱與自恨，對歷史的恐懼。大概也就是現代中國對自己以及香港的，屈辱與恐懼。一輩子活於創傷後遺症的幾代人，湊合著，家家國國。

五〇年從廣州海關辦公室被失蹤的那三天，改變了他的一生。也決定了，我的一生。決定了，他的孩子，都生於香港。沒人知道這三天發生了什麼。沒人說。不要移動辦公桌上的任何東西。三天後，回到家，立刻遣散隨從。猶如散步一樣，不帶行李，跳上火車，從華界走到租界，即，香港。

香港，這個他常常從廣州飛來度周末，坐黃包車賭馬游山通宵看海的地方。

做反對黨是嗨，做執政黨才是過日子。如何不成為自己曾經反對的，所有那一切。建國的理想與治國的現實之間的落差，足以成為任何國家眼中心中的刺，所有的自卑與自恨。現代國家學懂把管治難題轉移視線，透過生產敵人製造團結，所謂維穩。美國外轉至蘇聯、古巴、巴勒斯坦、伊斯蘭、墨西哥，當然還有，嗯，中國，中國內轉至異議者。

是因為曾經長期生活在美國，見識到這個國家如何藉容忍少數境內異見（我和我的朋友們）與種族他者，並同時不斷製造海外敵人以維穩，自詡為現代國家的楷模。容忍附帶多種條件，包括不能（身分、立場或感情上）屬於敵方。這種建基於容忍的（舊）自由主義更有內爆／爆煲周期。特朗普只是眾多病徵之一。本來活潑多元、作為性解放陣線旗手的同性戀解放運動自我收編成「同志平權」，最後修成正果，成為國家的代言，是另一種。

九七年，我罕有地在香港四個月。回歸晚上，跟父親肩並肩，在電視上看肥彭女兒的眼淚。這時候我爸已服用柏金遜藥物多年，手腳發抖不能自己。他突然回過頭來看我，說：改朝換代，你知道這是甚麼意思嗎？他得的，當然不是柏金遜。

是創傷後遺。

香港，殖民地，原罪，永遠的異議者。（當然，如果真有主體性，我們也可以拒絕接受這任命。但歷史如何拒絕。）改朝換代製造漢奸，香港就是漢奸。即使你不想是也會指罵勒索恐嚇打殘消失你，直至你不得不成為漢奸為止。這是一個背負創傷後遺症的國，與一個後殖民地之間，唯一的選項。或有人引以為，最好的選項。最好或唯一，也是一樣。香港人愈自傲於這身分，這個歷史任務／污名就愈被合理化。黃河水洗。（反正你也不要黃河。）

革命的浪漫與英雄。年輕總是迷信的，包括寫這本書的，年輕的我。迷信性別、性，以及各種革命（那是「同性戀」尚未被「同志」統合的年代）。這些革命確實造就了今天的我。但歷史展示了，當革命曾經應許的多重可能性消褪後，世界變得更保守，更讓人不能活。革命帶來的創傷，與各種不自由。中國用一百年，換來了包天包海的，革命後遺，無邊際的權力遮掩下的，無邊際的脆弱與恐懼。香港人愈嚷著自己不是中國，就愈像／是中國。那年輕的，不斷自殘以表達自救欲望的，五十年前的中國。

但願此書，透過紀錄當時尚可存活的一些異見，蹣跚走過的路，路上各種艱難的掙扎與風景，能夠協助抗衡刻下鋪天蓋地，對家、國、歷史的，浪漫化想象。我沒有另起爐灶

（世界有嗎？），我走過來了。希望這本小書的重新面世，也能幫助一些新朋友，一步步走下去。

游靜

二〇二〇年六月，香港